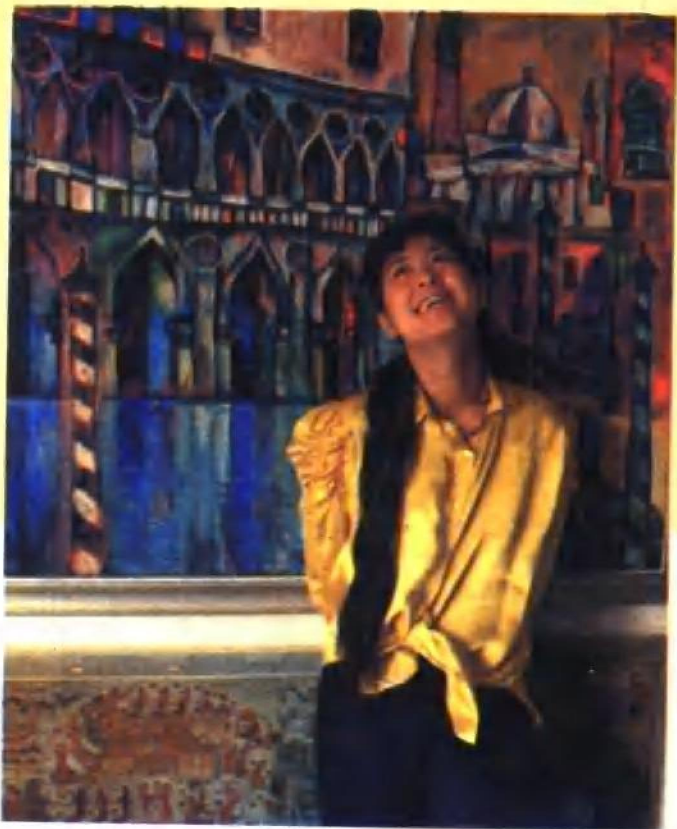


长颈鹿丛书



● 王羽著

● 裸体美神

**裸体美神**

王羽著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960毫米 1/32 印张: 11 字数: 170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3470册

ISBN7-5008-0460-1/I·143 定价: 4.10元

---



### 作者自传

小羽姓王，60年生于北京，时值欠年，先天不足，坠地时重四斤许，寡母取名羽，喻轻也。

爱笑，但虎牙吓人。顾父母原作不忍篡改，便以抿嘴求遮饰。假遵古人笑不露齿之仪态规范。稍长即逢乱世，小学被迫辍学，而后浪迹天涯十余年不堪回首。做过乞丐、壮工、倒爷、店小二及汽车司机。

对模特儿生活感受尤深，个中苦乐不为人知。28年走得太累，贼心不死生出写东西的妄想以聊满溢出的苦涩。惜乎！废稿等身至今也未写出个子午卯酉，赧颜。

责任编辑：庞洋  
封面装帧：吉林  
封面作品：刘秉江

——

我站在我自己面前。

我就是她，她就是我。不过谁也不知道。

一个人很少有面对自己的机会，顶多照照镜子，却不外乎是个干巴巴的平面。所以，了解别人容易，想了解自己却很难，有时会觉得自已丢了，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我站在我自己的雕像面前。

在我的意识里，雕像是给死了的英雄们立的。刘胡兰、杨靖宇的雕像在辉煌中受万人瞻仰，他们“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但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后人对他们的崇拜，这不能不算一件憾事。

而作为我自己，明知道这雕像塑的是我，却不敢对任何一个人拍着胸脯子承认，是否我的遗憾比刘胡兰更多？

我遗憾我不是英雄、伟人，我不过是给了这雕

像原形的人体模特儿。

秋已经很浓了，一片片深紫金黄的落叶覆盖在“我”洁白的大理石身上，脚旁。我已经穿上了盖过牛仔裤的长毛衣，可“我”还是夏季里的那领薄裙。

你冷吗？我向“我”走过去。“我”低头不语，尽管秋风萧瑟地掠过，尽管身后汽车发动机嚎叫着驶过。我看见一个长头发的姑娘曼笑着爬到“我”的膝上。

“亲爱的，你真绝了，整个儿一个超级模特儿！”

我对“模特儿”这个词太敏感了，不禁循声望去。是那位拿照相机的小伙子在夸赞自己的女友。那女孩坐到“我”腿上，一手搂着“我”的脖子，一手扬着一束偷摘的玫瑰，冲小伙子甜甜地笑。

小伙子按快门的手有些颤。学生画我时手也颤过，有回画仕女竟颤得把我直直的头发画成了那种从毛衣上拆下来的曲曲弯弯的旧毛线。我暗自发笑：敢情都他妈荷尔蒙过盛。

“你真盖了，比这花儿还漂亮……”小伙子吹拍得有些肉麻，就差说他的女朋友比西施还倾国倾城了。

哼！臭美！我敢说那位被小伙子册封的“超级

模特儿”比起我们真正的模特儿来，不过只配作西施之邻。我们走出去，齐刷刷一米七〇的个头儿，服饰、气质、风度绝非一般哭着喊着找男人要件衣服的小姐能比。由于收入上的自给自足，我们才不厚着脸皮去跟人犯那份贱。国际俱乐部的可口可乐顶能宰人，小姐们低眉顺眼地陪男人跳舞不就为了换一听可乐？我们谁也不想陪，只消冲服务员一扬手：“来十听。”

漂亮女人容易叫男人心猿意马，不买男人帐的女人更叫他们五迷三道。“财”貌双全，谁不追求你谁是傻玻衣！

但是，天下男人虽喜欢和漂亮富有的小姐散步调情，可谈到婚娶这种严肃的问题，你能不告诉人家你的职业？得，全完！什么山盟海誓等于放屁，臭味儿过去什么也不存在了。就象你坦白了你得过杨梅大疮一样，一声“拜拜”，一切烟消云散。

我不知道，模特儿到底属于“光荣”，还是属于“下贱”？

苦思苦想了很久终于明白，报纸上一而再，再而三宣扬的“为艺术献身”的确很辉煌，可活生生的现实告诉我这块名声赫赫的护身符，不过是一块纸糊的盾牌，一种苍白的骄傲。那些高谈一切为了

艺术的名人，没有谁肯让自己的老婆、女儿、姐妹去做一个脱光了衣服给人画的裸体模特儿。

做人哪个不想金贵？假如给我机会我会成为夏绿蒂，会是撒切尔。但我没有文凭，没有权势，我来自一片赤贫的土地，除了女娲赐给我的一个女人身子，我一无所有。幸亏这身子三围生得标准，不然连模特儿台这种无可奈何下的选择都不会有。

西落的残照渐渐隐去，似一盏昏黄的巷灯。望着一对对情侣，我只感到一种凄凉与失落。刚才搂着“我”拍照的“超级模特儿”正与她的骑士依偎悄语，我感到心里有些酸。凭什么别的女人拥有的我却没有？我怎么了，我到底是谁？

“超级模特儿”娇嗔地推开了小伙子伸到胸脯上的手，摆出一副假模假式的正经样子。小伙子却不安分地把手越过“超级模特儿”的肩，伸向“我”的胸前，似乎这样就可以实现他的阿Q梦。“我”全然不知，依旧典雅安详地微笑着。

我感到一种被侮辱的羞怒，虽然那只手触摸的是冰冷冷的雕像，可是那雕像是我！是我的化身！我不能允许别人亵渎我的形象。我看着那只手，愤怒在心中膨胀，终于爆发开来，什么章法，什么理智，全部滚蛋！我冲过去，救火车似地怪叫：“住手！”

住手!”

“你别叫……别，别叫。”记者擦着天平开了顶的额头上颤颤悠悠不住往下出溜的面条说：“我以为，以为你们模特儿都是‘楞’开放的呀!”

“放你的屁! 你以为? 以为模特儿就是见了谁都会脱衣服的妓女?”我恶狠狠地冲他喊, 管你什么记者不记者, 我这么一炸刺儿, 起码要你阳痿半个月! 我恨恨地咒着, 冷冷地盯着他, 为自己几十分钟前对他的恭敬感到恼怒和恶心, 就象大热天一口气喝到底的冰镇可乐里蹲着一只蛆一样。

不错, 他的确是记者, 要是流氓地痞我根本不会这么不设防。他那显赫的绿皮“派司”一进门就递给我炫示过, 硬是比我那一纸皱巴巴的合同书气派得多。

我和母狼被邀到这千里之外的小城才几天, 就沸沸扬扬地轰动了这小城。“哎呀我的妈呀! S院来了光腚的模特儿! 快看看吧。”于是, 每天在宿舍的玻璃窗上都会有几个挤扁了的鼻子, 跟他妈看动物园的猴子似的。

也难怪, 连北京那样开明的首都都有人咋着舌头说三道四, 这小城的封闭就不足为怪了。



虽说是远离故土有些孤寂，但这里却没有嘈杂的喧嚣和恶毒的争斗，不用为了能排上课而忍受管模特儿的那个烂眼老头狗一样贪婪的眼神和满嘴的酒气，也不用忍痛贡献出整条的“万宝路”、“希尔顿”，更不会有人因知道我的身世而羞辱我，顶多贬我是个“光腚的模特儿”，可这算不了什么。在这里，我紧张的神经能够暂时松弛一下，不再那么沉重得透不过气来。

有时，一个人的工作热情不在于什么广播宣传、政治教育，而在于心情的愉快和轻松。我们一天要满满地工作十几个小时，小城里学生画模特儿的机会难得，这回逮着我们狠着劲地画，我们也乐得撒开了挣钱，这不，中午本盼着美美地睡一觉，却又毫无怨言地接待了这位教务处派来采访的记者先生。

“你好。”我从他汗腻腻的手里把自己的手使劲抽回来。

“你是从A院来的？”他用掺杂着地方话的国语问。

我点了一下头，往刚撕开的方便面上冲着开水。谁都知道A院比我现在呆的B院层次高，我不想说我虽是被A院篦头发似地从几千名对手中篦出来录

用后，又早被人家糖球换冰棍一样换到了B院。

为什么？我问谁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人家A院的学生也牛气着哪，画过一个又想换新的，凭什么非得老画你？眼下模特儿多得象闹蝗灾，伸手就能抓一大把。“画木啦！”“没情绪啦！”让人家抗议多栽面儿，更有损的会说：“每次我们都赶上画你，瞧，快能出一本你的画册啦。”

模特儿的心是极敏感的，不得不到B院去换换风水。

可这栽面儿的事我能说吗？

“听说你们北京首次选聘模特儿时，人‘愣’多，报上说有两千多人报名？”他掏出个小本子拉开了采访架势。

“当然。但只录取了我们二十个。”换了个话题，我的话多起来。

“真了不得！你是百分之一呀！”他用笔托了托眼镜。

百分之一。我的确是那场角逐中当选的百分之一。在中国，被紧身衣束缚了太久的人们，在拿国外的选美当新闻听的时候，晴天里一声选模特儿，便奔走相告，当作了中国的第一次“选美”。我若有所思地用勺子搅着盆里的方便面。

“哎，你们万元户就吃这个呀？”他不解地皱眉头，当然是冲着方便面。

“不吃这吃什么？每小时才一块一毛钱，又得养家糊口。”哼，都以为模特儿们腰缠万贯了，这种工作向来没个固定收入，排满了课的走运拿个二百来块，不走运的一分落不着，你要是有个天灾人祸还得倒赔钱。象我除了自己的吃穿杂用，每月还得往迥龙观给疯姐姐交伙食费，还要……算了，我才不说呢，人家是采访，又不是讨论给你救济，说了也给人家添乱。

“你今年二十几？”

“二十三。”瞒了两年。真的，我不显老，虽然我结过婚，但那次婚姻的短命，对我来说反倒是一种幸运。我依然肌肉发达，走路时带着弹性和节奏。我可不是诚心隐瞒婚姻和年龄，我只好这样说，因为在学生面前未婚和年轻具有绝对的优势。小伙子们很能宽容地对待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比如给你摆个站着的姿势，你可以赖巴叭叭地皱着眉头说太累，准能调换成坐着的或是躺着的，于是你可以尽可能地坐在那儿看书，躺在那儿睡大觉。可你要是个“老帮脆”，就干干脆脆地站两个星期，站得头昏眼花心率过速也没有个通融的余地。但这些微妙的处世哲

学又叫我怎么好意思坦白地对他说？

“你能谈谈你是怎么冲破封建习惯势力的阻碍参加这个伟大的工作的吗？”他燃起一支“大鸡”，边问边用舌头勾住嘴边的烟丝往外吐着。

“人和猫狗一样，赤条条地生出来，都是大自然的儿女，所以‘回避绝对自然的东西，就意味着加强，而且以最病态的形式加强对它的兴趣。’”我引用帕特兰·罗素的一句话回答他。“鲁迅不也说过：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想到杂交，想到私生子？女人上厕所时请谁来看了？可有几间女厕所里没被想象力丰富的人画上淫秽肉欲的画？公共汽车上谁见哪个女人赤身裸体了，不也被人隔着裤子‘划烟火’？所以说裸体本身并不淫荡，衣服能挡住发了情的公猪们么？”我用勺子敲着饭盆，象是京剧里给申诉完的苏三强调效果的一声定音锣。

锣声刚过，母狼便晃着膀子哼着小调大大咧咧地走进来。狼是个很美的混血女人，挺直的鼻子，薄薄的嘴唇，还有一双蓝灰色的眼睛，她能说一口极地道的北京土语，却落魄作了我的同行。

狼横了记者一眼，咧咧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一屁股坐在自己的床上，双手拽着裙子扇风：“这

猪×的天儿，真他妈热！”

记者的眼神被吸引到母狼上下掀动的裙子里去，虽是瞟过去一眼半眼，我心里却永远替母狼及自己羞愧。为了脸面，在采访中把自己羞羞答答地一点点提高，不过是为了提高模特儿在别人眼里的地位。这可好，整个儿一个现原形，让人家心里暗笑：哦，夸了半天海口，原来模特儿都是这么随便显露大腿的料呀！

于是有意无意之间把身下的椅子稍作调整，挡住了记者的视线。母狼倒不在乎，就势歪在床上：

“大记者，你还真有精神头儿啊！我可得睡午觉，不奉陪了。”

记者只得收回目光重新打开本儿，“啧啧，你们模特儿一个赛一个的俊！你们首都多美！我们这儿，小地方，土政策，什么也搞不成。就说模特儿吧，你们那儿都公开招生一年了，我们这儿却连张裸体画也不敢公开，领导都说裸体画是黄色的精神污染，群众就更甭想知道什么是艺术和人体美了！要不，我们这儿连一个女模特儿都没有？怕给当坏人抓起来！”

“抓起来？抓谁？”我大惑不解。

“抓模特儿呗，前几天艺术学院的老师展出了

两幅裸体画，叫公安局没收了，正查谁给作的模特儿呢！”记者神秘地告诉我。

“什么玩艺儿呀！公安局没收人体画？他怎么不先把厕所里那些专画局部的淫画擦下去呀？什么精神污染？懂不懂人体画和春宫画的概念呀，真他妈土老冒儿！”我气得推开没吃完的方便面。

“就是就是，他们‘愣’土！”他附和着。

我余怒未消，趁机大发牢骚：“这些人就会自己整自己，整着整着，人家火箭上天了；闹着闹着，人家已从月亮上取回矿石了。咱们自己呢，除了跟自己过不去，就会拿长城吹牛，也不想想那不过是秦始皇的功劳，不过是老祖先的文明。要是中国画家连人体的结构都画不准，有什么资格去谈世界水平？商店里都卖菜刀，你知道哪把菜刀做宴席哪把菜刀去杀人？公安局明知道菜刀是作案工具，干吗不把菜刀厂五金店一并都封起来？”

“你说得‘愣赛’，来，抽烟！”他拿“大鸡”烟让我。

我摇摇头，拿出自己的“莫尔”坤烟。他忙凑过来给我点上，“你们女士抽烟‘愣’有气派！我的女朋友们也都抽烟，‘愣’开放的。”他话里老带个“愣”字，可能是咱北京话“忒”的意思。

我最最不爱听的，就是“开放”这两个字。自打我生下来，所受的教育便不是开放的教育，我骨子里极想成为一个贤良的女人，可现实却让我在无奈中选择了模特儿这个职业。由于世人对模特儿的误解和偏见，已使我的心变得极为敏感，最忌讳别人把我和“开放”、“放荡”联在一块。

“抽烟可不一定开放。”我有些不快，“也许有人抽烟是为了吸引男人注意；有人抽烟是为了太苦闷太孤独，希图从烟雾里找回梦幻中的影子；我们模特儿抽烟可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工作时的劳动保护。”

“劳保？”他有些疑惑。

“当然啦，劳保。”我肯定地说：“自从上次有个哥儿们从模特儿台上一头栽下来，砸破了盘儿，再也没人敢在模特儿台上打盹儿了。可不打盹就得抽烟，你别以为模特儿就是脱了光身子才拿高工资，就那么一倚一躺就行了，一天到晚挺轻松的，其实，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一旦姿势确定，你就得一动不动地呆两个星期，要是雕塑少说也得呆一个月。既不能说话又不能挪动，那呆在那儿可不就剩下犯困了？你坐过火车吧？要是没有卧铺你能在座位上挺多长时间？别说两周，两天你都挺不住！我不信你

不打盹，不蛄蛹，你就是虎门销烟的林则徐，也得大骂自己左得厉害，恨不得从火堆里抢两箱鸦片出来过干隐呢！”

“哎——”他同情地长叹一声，“你们真不容易，太有必要把你们的事迹写一写了。除了勇气，还得有多少毅力呀！得让那些胡说八道的人明白明白你们的辛苦。”

“只要不骂我们，不拿我们当猴儿看就知足了。”

“个人问题解决得顺利吗？”

不提这还好点，一提这我就又是一肚子气。作模特儿以来，我是谈过几个男友，可每每最后告诉人家我的职业，人家就象看怪物似的看我，躲瘟疫一样躲我，把模特儿跟妓女、婊子划等号。常言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可我们在爱的土地上苦苦劳作，种进去的是眼珠儿，收获的却是一蓬蒺藜狗子，扎得人心里蹿血，妈的。

见我不语，他便解嘲地说：“还是独身好嘛，看我，离了，要多自我有多自我。”

我白了他一眼，是你采访我还是我采访你？

“你这身体还‘愣’棒呢。”他挺知趣地转了话题。



“可不，没个好身体，想当模特儿？作梦去吧！要说我们的辛苦，那可一言难尽，大夏天学生都热得恨不得脱成光脊梁，可赶上画着衣的陕北老农或藏族姑娘，你不但要里三层外三层地裹上民族服装，还得加件老羊皮袄，捂得你能昏过去。到了冬天上人体课，感冒又成了我们的职业病，虽说有暖气，有红外线热风，可你能让教室里的温度象澡堂子一样，让学生进了画室就脱毛衣毛裤？一丝不挂的我们总归跟人家差一个节气。玩命地把热风拉近些，对着热风的一片皮肤给烤得生疼，不到二十分钟又不能动一动，休息时一看，对着暖风的一面给烤成一片斑斑驳驳的红花纹，背着暖风的一面又冻得发青，直起鸡皮疙瘩。学生还挺幽默，‘烤火腿’啦，‘冻肘子’啦一个劲地逗你，我想起当时的狼狈样，不禁又“咯咯”地笑了出来。

已习惯于赤裸工作的我，连言语和笑声也是毫无遮掩的。

“真不容易。”他陪着我笑。

“岂止这点不容易？有人总见我们大把大把地挣，大把大把地花，可谁见我们的眼泪了？谁见女模特儿被男友被丈夫从画室里拖着头发拉出去那顿苦打了？谁见女孩子们因作模特儿的事败露而被男